



年會

自然的首爾

首爾一帶的人口超過 2,500 萬人，可能會讓你以為你在 5 月 28 日到 6 月 1 日期間前來參加 2016 年國際扶輪年會時可能很難找到綠色的空間。可是韓國人是愛好自然的民族，他們創造出許多逃離都市叢林的場所，可以健行、騎自行車、游泳、或駕船。

流經首爾的寬闊漢江便是個可以輕鬆抵達的休憩場所。沿著環抱河流的寬敞小徑騎自行車，也可搭上渡輪或租艘小船，悠閒航行河面上。漢江沿岸的公園從修剪整齊的花園到溼地都有，可以欣賞狀闊的河景和天際線。

想要發思古之幽情就到總統府青瓦台 (Blue House) 後面的北岳山 (Bugaksan Mountain)。這條登山步道在北韓派突擊隊經此路線暗殺南韓總統末遂後曾封閉 40 年，於 2006 年重新開放。

首爾奧林匹克公園 (Seoul Olympic Park, 見上圖) 依然是熱門的景點。這裡並非小型都會公園，擁有 6 座體育場和廣大的林地。這裡的戶外藝廊則有 200 多個雕塑品。

如果你帶小孩同行，就到首爾兒童大公園 (Seoul Children's Grand Park)，這裡有動物園、植物園、親水樂園、音樂噴泉、以及遊樂園——可以讓你的小寶貝玩一整天也不會膩。

撰文：SUSIE MA

如欲註冊

2016 年國際扶輪首爾年會者，請上網 www.riconvention.org 辦理。



快訊

菲律賓的假日更快樂

菲律賓的聖誕夜晚餐傳統上是家人和朋友聚會、大快朵頤、一起慶祝的場合。十幾年來，泰里沙 (Teresa) 扶輪社的社員分發食品雜貨給鎮上最貧窮的人，讓他們也可以歡度這個假日。

泰里沙是一個人口約 5 萬的農業小鎮，只有一個扶輪社，該社會向社員募款，購買大約 200 袋準備假日大餐的食材。這些袋子裝著義大利麵和肉類罐頭，以及隔天早餐可以用的咖啡、牛奶、糖。這些袋子分發的對象都住在鐵皮屋，他們設法勉強靠拾荒、街頭兜售、為富人做工、在建築工地等辛苦勞動來餬口。

這些貧苦家庭的孩童很開心排隊領取耶誕晚餐的食品袋。這張照片是該社前社長 (2003-04 年度)「巴博伊」·坎波斯 Alfredo "Boboy" Campos 在 2014 年 12 月 19 日拍攝的。他說：「那一天這些小孩在附近玩，因此我問他們可否幫他們拍照。他們都很渴望照相，他們很少看到帶相機的人，當你把照片給他們看，他們都開心。」

坎波斯和其他 15 位扶輪社員，連同 10 名配偶，在那天發放食物。坎波斯說：「泰里沙鎮是一個需要很多扶輪計畫的地方。」他表示，這個區域的家庭尤其沒有足夠的管道取得清潔用水和衛生設施。「另一個問題是懷孕婦女的健康，因為她們無法取得良好的醫療。」該社計畫處理這些問題。

撰文：ANNE STEIN

300

• 搜索 (6.43 美元)，是每袋食材的成本

24

• 泰里沙扶輪社的社員人數

200

• 2014 年聖誕假期收到食材的家戶數



傑出人物訪談

語言的傷害力及治療力

小型企業顧問，美國麻州北里汀 (North Reading) 扶輪社前社長麥可·史坎諾 Michael Scannell 終生都仰賴輪椅行動，他厭倦聽到好意的人用「殘廢」、「畸形」或更糟的用語來描述行動不便的人士。患有腦性麻痺、熱心支持扶輪終結小兒麻痺行動的史坎諾，努力增加大眾對這種傷害性語言的認識。

國際扶輪英文月刊：在六、七〇年代的成長過程中坐輪椅是什麼感覺？

史坎諾：很早我就聽過「殘廢」這個貶損的字眼。小孩子可能會非常殘忍，可是他們不是憑空學到這些用字。他們一定是聽到某些人這樣描述我，很可能就是他們的父母：「喔，那個就是住在街的另一頭的殘廢小孩。」在那個時候，如果你看到坐輪椅的人，你很自然就會可憐他們。輪椅等同於「療養院」，等同於「死亡」。

相反地，我父母對我的期望就像對我其他手足一樣。如

果你看到學校有電梯或人行道邊有殘障坡道，都是拜我父母和其他有志一同的人之賜。舉例來說，我不能去上一年級，因為學校不是無障礙空間，而且當時沒有相關的法律規定。替代做法是每天有一個老師到我家來替我上課。到了二年級，我父母成功說服學校我應該和其他小孩在一起。

我就讀的高中也一樣不是無障礙空間。一個老師每天必須揹我爬兩層樓梯。所以我們家控告學校，讓學校花了幾千美元來改善環境。到了改建完成時，我已經是大學二年級的

學生了，所以那不是為了我；那是為了下一個類似處境的人。

國際扶輪英文月刊：你希望人們對於描述殘障者的語言要有什麼瞭解？

史坎諾：我真的認為沒有人，尤其是扶輪社員，會想要傷害他人。可是他們應該知道他們的話語有可能會傷人。假設你是女性，如果人們常常說你是「女性身分的犧牲者」、「因身為女性受苦」、或是「受女性身分限制」，你會怎麼想？

那樣的態度稱之為「功能健全歧視」，就像性別歧視或種族歧視一樣。我一直碰到這樣的事。聽好，我沒有「受苦」，我不是任何事物的「受害者」。「身陷輪椅」？不，我只是輪椅使用者。它是工具。你有戴眼鏡或是隱形眼鏡嗎？那麼你就有使用工具。輪椅也只是這樣的東西。我最想要的是人們把我當成一般人來看。

國際扶輪英文月刊：這與扶輪對抗小兒麻痺的關連性在哪裡？

史坎諾：談論患有小兒麻痺者的方法，就是把他們當成更像人的人來看。你不能把他們弄得很可憐。你希望聽你說話的人把這些人當成跟我們一樣，而不是不一樣的人。這才是更有力量的訊息。人們不想要被描述成「扭曲的軀體」。他們是有思想、有感覺的人，你必須尊重他們。同情向來是一種紆尊降貴，有同理心才是好的。

撰文：ANNE FORD